

第一章

无常

1

父亲牵着马车，拉着母亲、大姐和大哥，穿过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茫茫草原，从喇嘛湾来到南海子村。他没有意识到，我的人生从此开始。

车出喇嘛湾，母亲望着绵延远去的车辙。

“元宝都埋好了？”她问。

风从父亲脸上刮过。

他回首遥望喇嘛湾方向，没说话。

“能不走么？”母亲看着父亲，有些不舍。

“我哥这回又遭了绑匪，吊起来烧，要不是花了几百大洋，命就没了。兵荒马乱，不跑，在这里等死？”

父亲跃上车，挥鞭子，三匹马“嗒嗒嗒”地跑了起来。

母亲一路回望喇嘛湾，若有所失。

“那些元宝银元、首饰珠宝，够孩子们用一辈子的了。”父亲说。

说完，父亲打马，没入苍茫草原。

草原上空，苍鹰静止。

父亲的马车渐渐远去，小成了草原尽头的一粒微尘。

几天后，南海子村近了。未见码头，已见大河浩荡，奔涌不息。远处，人声喧喧，黄河船夫的号子声响成一片。

姐开心地笑。

渐渐地，一座树影葱茏的村庄，浮现在苍茫大河边。

码头上人群熙攘。很多人认识父亲，和他打招呼：“俊哥，你终于下决心了，全家都搬过来？”

父亲哈哈笑着，一脸骄傲。

“看见了么，这些货，都是运到包头的。”他指了指远处的船，很多人在往下搬东西，“皮货，包克图的。”

“包克图，什么意思？”姐问。

父亲摸着姐的额头，“包克图就是包头，蒙语，意思是有鹿的地方”。

“真的有鹿么？”

大哥当时还小，一脸天真。

母亲微笑着看周围，充满憧憬，她的脸上，散发着青春的气息。

大清年间，我的祖先带着两个儿子走西口，从山西到了托县。1917年，父亲出生，念过四五年私塾。结婚的时候，父亲十八岁，母亲十五岁，大年三十过门，盘起头，绾上发髻，就算是结婚了。十三岁时，她裹着小脚，骑着毛驴，从只有十几户人家的清水河来托县，就再也没回去，照顾半身不遂的奶奶，一共七年。

1938年，大姐出生，不久，日军占领托县。于是，举家迁至喇嘛湾，开干货铺，磨面，做麻花，代加工粮食，与村里地主合作，做生意，其中一位姓杨的先生，成了父亲的至交好友。

在大姐之后，母亲又生了三个孩子，全部夭折。

1947年，大哥出生，怕大哥再夭折，大姐被父亲拉到新生儿的床前，叫了他声“哥”。

大哥名叫刘大换，意思是要“换”，一换就不会夭折了。

同年，父亲开始养马车，去南海子村给人拉货，拉到包头，当时的皮毛集散地。

父亲对家里的亲戚特别关照。父亲的一个堂侄子很命苦：他父亲抽大烟，把母亲卖了。父亲看他可怜，收养了他。此外，父亲的外甥和外甥女，也住在父亲家。父亲给外甥娶了媳妇，给外甥女聘了，然

后，带着外甥和外甥女婿，外加堂侄子，像闯关东一样，赶马车从喇嘛湾到南海子村。在南海子村码头，父亲带着二十多辆车的车队，往包头拉货，浩浩荡荡。

2

父亲最后一次跟我讲这些话时，是1972年1月5日。

那天，是他人生的最后时刻，但没有人意识到。

母亲面容憔悴，精神时好时坏。

我的身边，站着二哥、三哥和二姐。

大姐和大哥都结婚分出去过了。三姐从小就送给了父亲在南海子村的一个朋友。

村头大喇叭正播放革命歌曲，旋律激昂。

父亲一边帮我削木头枪，一边喘着粗气。

“自打得了脑溢血，我就成了个废人。”

父亲说着，抹眼泪，把木头枪丢在一边。

得了脑溢血后，父亲变得爱伤感了。

“你妈这些日子又犯病，”父亲说，“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你们可咋办？”

二哥说：“大，没事儿，有我呢。”

我们那里都把“爸”叫成“大”。

三哥和二姐也安慰父亲。

父亲是前年病的。

那天下午，二哥和三哥在村外黄河边割草，父亲领着我去找他们。我拉着父亲的手，穿过高高的灌木丛，远远的，可见高高的黄河。又走出很远，大堤附近，有两个小小的影子，在冲我们挥手。

我和父亲也冲他们挥手。

父亲指着远处，说：“四四，看！”

我踮起脚。

父亲从后面拦腰抱了我一下：“看见了么？”

“黄河！”我指着远处。

远处，烟波浩渺，有一只小小的船影在波光中漂荡。

见到二哥、三哥特别亲，我跑向他们。

驮草的毛驴正在吃草，扭脸看我，打着响鼻，像是挺委屈。

车上的草已经垛得老高。

“你哥俩真能干。”父亲说着，抹了把汗。

三哥开心地笑，二哥一脸得意的表情。

树边，靠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。

“车！”我说。

父亲说：“二换，你的自行车不是叫人偷了么，这车是哪来的？”

“我新买的。”

“哪来的钱？”父亲有些担心。

“卖瓜子赚的。我去倒了几趟瓜子。”二哥说，“自行车票是跟我姑家二姐要的。”

“别再弄了。”父亲有些担心，四下看看。

“二哥，我要坐车！”我说。

三哥从深草里直起身子，满头大汗，像水洗的一样。

“二换，你骑车子带你弟回家吧，他刚才一路都喊腿疼。”父亲说。

“草怎么办？”三哥问。

“我在后面帮你推。”说着，父亲拿起镰刀，割起草来。

二哥骑着车，我坐在大梁上，一路按着铃铛，惊得树丛里的麻雀“噌”地一下蹿上了天。

刚到家不久，就有人砸院门，山响。

“二换，快去，你大昏倒了！”

话音未落，二哥丢下我，撒丫子跑到院里，跨上自行车，响着铃，消失在院外的窄巷里。

父亲是在回来的路上出事的。

当时，三哥在前面赶毛驴，拉车，父亲在后面推。

草高得像山，晃来晃去，在一处水洼地，驴车动不了了。

“轮子陷到泥地里了。”父亲说，“咱俩一齐用力。”

父亲喊着“一二三”，然后一齐用力。喊完几声，车没出来，父亲没动静了。

接着，听见“啪”的一声，像是什么砸在了泥潭里。

三哥过去看时，父亲整个趴在了泥地里，脸没在泥水里。三哥翻过父亲，父亲脸黑黑的，用泥水帮他洗脸时，他已经不行了。二哥赶到，和姐姐一起把父亲送到了东河二医院。一个多月后，父亲半身不遂。当时，家里生活条件很差，根本谈不上营养，拌点麸子面，汤汤水水，药也吃不起。

让我们高兴的是，慢慢的，父亲的腿脚能活动了，但血压仍很高，人也变得不开心。

从前，父亲在村里做粮食保管、采购员、车队队长。因为识文断字，又热心，所以很受人尊敬。南海子村负责给包头供应蔬菜，所以，1960年开始，村里人都吃供应粮。不管什么时候，人家一来买粮，他就放下饭碗，跑去给人家打粮。

生病以后，父亲有些自卑。

“大，你怎么不出去了？”我问。

“出去干啥？那么多人。”

说完，表情落寞。

3

那天，父亲说到了我。

“四四这么小，我真担心他。”他说。

“我这小脚，也下不了地。”母亲说，“天天围着锅台转。”

“唉，家里连个像样的劳力都没有。”

父亲说着，又掉眼泪。

那时，我还不太明白他们的这些话。

我十二，个子长得像十岁。

二哥十七，三哥十五，二姐二十三了。

“大，妈，别担心，我晚点嫁人，让弟弟们都能上完学。”二姐安慰道。

三哥揽了下我的肩膀。

他说：“我不爱学习，四换学习好，只要能上学，三哥我卖血也供他。”

然后，大家默默散开，干活去了。

那天，下午的时候，父亲在纸上写写画画，我靠过去。

“大，你画什么呢？”

父亲警觉地看看周围：外面院里，母亲正在喂猪，那几头猪这两天病了，蔫头耷脑的，都懒得看我。

“大在……”父亲把我往怀里拉，悄悄说，“大在画藏宝图。”

“哪有宝？”

“别跟别人说。”父亲说。

我看着父亲，认真地点点头。

“都在纸上了。”父亲说，“当年，大藏了好多金元、珠宝和大洋，值很多钱。等长大了，你就知道了。到时候挖出来，你们兄弟姐妹都能过上好日子了。”

我说：“现在就去挖，行么？”

父亲摇摇头，他的头发花白、稀疏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父亲看着我，叹了口气。

“时候不到。”

我又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父亲拍拍我的脑袋，没说话。

父亲是深夜去世的。

那天，我们兄弟仨、二姐和父母围坐在一起吃饭，仿佛那是我们人生中最普通的一天。

吃完饭，一个亲戚来串门。

他好久没来了。

一见那人，父亲脸一沉，扭脸到里屋去了。

“别往心里去。”母亲有些尴尬，拉着那个亲戚进了门。

“不准他进门，白眼狼。”父亲拉了门帘，头都没探出来，说。

这时，同村男孩刘肆仁拿着本小人书，跟在他哥刘三仁身后，进了院。

“二换！走！”刘三仁招手。

“二换是你叫的？”二哥说。

“行了，二哥，走，赶紧的。”

“啥事儿？”

三仁瞅瞅我和母亲，神秘地笑，对二哥说：“走，你出来！”

二哥出去了。

三仁和二哥嘀咕了两句，跑了。

肆仁正抱着小人书看。

“肆仁，你哥跟我哥跑了，还不去追？”我喊。

肆仁这才恍然大悟，扭头追了出去。

父亲和那个亲戚面对面坐着，非常沉闷，他帮我理着杂乱的头发，翻着我的衣服领，看是不是有虱子。

“我们，欠你多少？”那个亲戚问，看上去很委屈，“我，真不知道。”

父亲有些愤怒。

“欠多少，问你老子去。”

父亲继续帮我削木头手枪，“当年，那钱说好是借给你家的，这

年底了，你也分红了，你们大队一个工分挣六毛多，我们队两毛。这下，你家该有钱了吧？”父亲咳嗽两声，“我这两年和废人一样，四四妈的病你们又不是不知道，干不了啥。你看见我家了么，一个整劳力没有。”

那天，天很冷。

父亲和亲戚生气时，母亲把猪都赶到屋子里，圈在靠墙角的地方。猪们都很不情愿地哼哼。

“猪咋的了？”那个亲戚问。

“猪都生病了，外头夜里冷。”

满屋子都是猪圈的味道。

很晚的时候，那亲戚才离开。

父亲没动地方，坐在那儿生闷气。

那一夜，我睡得特别沉。半夜，在梦中，隐约听到很响的声音，像是鼾声，又像是“呼呼呼呼”的喘气声。

迷迷糊糊地，我想，也许是半夜里猪哼哼。

周围响起二姐的惊叫和二哥的大嗓门，我睡眼惺忪地坐起来。

三哥正咧着嘴：“四换，大没了。”

4

父亲死的时候，我似乎没有那么难过，只是愣愣地，看着哥哥、姐姐和母亲围着父亲。

姐也哭了，大哥从自己家赶过来，对着嘴给父亲换气。

我站在炕边，愣愣地，看着一切。

“四换是不是吓着了？”姐有些担心。

二哥喊了声：“我去找大夫。”

然后，大哥也出去了。

当时村里根本没有正规的大夫，只有一个扎针的半吊子老汉。

我不敢看父亲的脸。

三哥轻轻揽着我的肩膀，“没事儿，别怕”。

等扎针老汉赶过来时，父亲已经断了气。

屋里的猪都醒了，翻江倒海，叫得很响。

父亲走得匆忙，连身衣服都没准备。

一大早，二姐要去村供销社扯点白布，翻遍了家，也没凑出十块钱。

哥找人弄点木头，打了口棺材。

灵棚在院里搭起来。

姐帮我穿孝衣，戴孝帽。

院里来了那么多人，我看看身上的孝服，有些害羞。

“四换这孩子，真可怜。这么小，他大就没了。”村里人进进出出，经过我身边时，总说这么一句。

我扭脸回到屋里，趴在炕上，透过窗纸上的小窟窿，看着外面。

灵棚在院中央，父亲就躺在那儿。

我感觉，父亲没死，而是睡着了，会突然醒来。

进进出出的人，都在为他忙活。

屋里安安静静，和外面的嘈杂仿佛两个世界。

突然，身后传来一声很轻的呻吟，我吓了一跳，扭脸一看，几头猪并排倒卧在地上，一动不动，只有一头哼唧一声，痛苦地抽搐两下。

我赶忙爬下炕，不小心搦到了褥子，褥子下有“沙沙”的纸声。

掀开一看。有一个叠得方方正正的信。

我小心翼翼地展开，共三张纸。

上面是父亲画的图，写的字，还有很多村里人的名字，满满的三大张。

我举着三张纸往院里跑，边跑边喊：“妈，猪都死了。”

外面干活的人立刻停了手。

因为是冬天，灵棚附近烧起了一堆柴火，火很旺，“噼里啪啦”，

声音很响。

有几个人在火边烤手、取暖，听我喊，都停了下来。

二哥正招呼村里的小兄弟干活，还有俩知青也在帮忙。其中一个女的，扎着个大辫子，长得很好看。

二哥把工具递给大辫子，说：“咏梅，帮我拿着点。”

然后就冲我跑来，扶了我一把。

“四换，别捧着。”二哥喊。

母亲正在灵棚边，愣愣地看着我。

母亲又病了，从她的眼神可以看出来。

“妈，猪死了。”我气喘吁吁跑到母亲身边。

母亲看我手里的白纸。

“妈，猪死了。有一个还有口气，在哼哼。”

母亲看了一眼屋里，问我：“四四，你手里，拿的啥？”

“我大画的藏宝图。”

旁边一个知青伸了下脑袋，说：“字不少，是遗嘱吧。”

我说：“是藏宝图。”

母亲一听我这样说，疯了似的，一把夺过纸去，紧跑两步，丢到火里。

三张纸像三只红鸟，从火焰中飞出，变成了黑鸟，盘旋着飞上天空。

“妈，怎么烧了啊。”不知谁喊了声。

母亲没有理会，匆匆忙忙往里屋赶，一脚踢在门槛上，绊了个跟头。

我和哥哥、姐姐赶忙跑过去，扶她。

母亲爬起来，像是清醒了。

她看着黑色的纸的灰烬从院子半空落下来，说了句：“我这是咋了？”

泪水顺着母亲的脸颊，滚落下来。

那天，家里的猪全死了。

众人赶忙跑到羊圈里看，羊也死了。

周围的乡邻七嘴八舌：“四换他大这一没，这些孩子，谁知道会成啥样？”

父亲出殡那天，天气奇好，温暖如春。吹吹打打的队伍，沿着土坡蜿蜒前行，穿过荒草丛生的树林，来到黄河边。

黄河宽广浩荡。

远处，一只鸟贴水飞翔。

出殡回来，哥哥、姐姐张罗着招待所有帮忙的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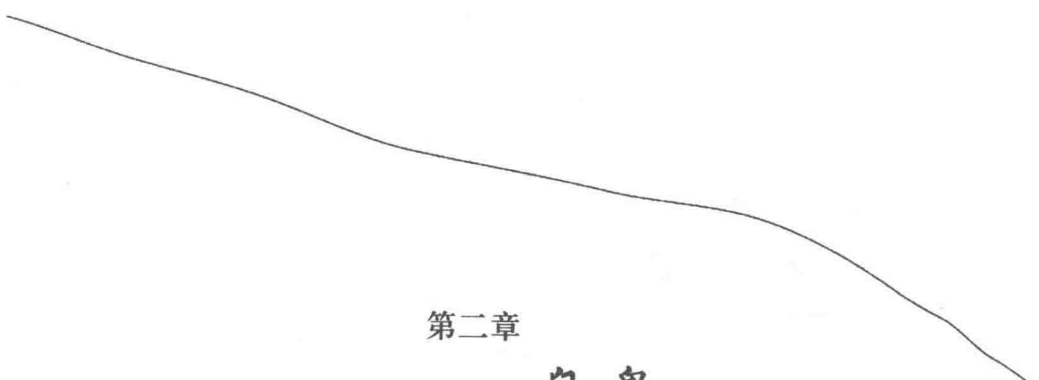
院子飘着饭的香味。

天太暖了，大家都站在院子中间吃饭。几个人在争论新来的女知青谁长得更好看；有几个年轻人则在一起，打打闹闹。

那个漂亮的大辫子远远看着二哥。

二哥靠墙站着，抽烟，一脸迷惘。

我仰脸看太阳，眼前一片黑。



第二章

自卑

1

天蒙蒙亮，二哥把我叫起来。

三哥已经起来了，睡眼蒙眬。

“二哥，鸡还没叫呢。”我打了个哈欠，说。

二哥也不说话，利利落落收拾好镰刀和筐子。

母亲说：“二换，行么？”

“没事儿。”二哥说，看我一眼。

我正揉眼睛。

“以后，二哥带着你们去割草。”他说。

母亲看着我们兄弟三个，一脸疼爱的表情。她轻叹一口气，去灶上准备柴火。

以前，每天早上，都是父亲带二哥、三哥和我去割草。大哥没结婚时，父亲也带着他。

“按点儿回来。”二哥带着三哥和我到了院里，母亲在里屋喊。

我们应着，跨出院门。

空气中弥漫着晨露和青草的气息。

我打了个寒战。

有些冷。

母亲已从里屋把小褂给我们拿出来了。

母亲说：“冷，都穿上。”

我跟着二哥、三哥走在村边的田埂上，村里的狗叫起来，此起彼

伏。有几次，我差点摔倒，被三哥一把扶住。

以前，前面都是父亲嘱咐我们：“小心点，有坑。”或者：“小心树枝，别碰着头。”

现在，那个声音没有了。

代之以二哥的声音，像是父亲的一样，嗓门和底气大很多。

走着走着，我哭了，也不知为什么。

那时候，我割草力气不够大，二哥、三哥都是干活的好手。

三哥气喘吁吁抱草过来时，瞅我一眼，说：“四换，你以后肯定不是庄户人。”

二哥没吭气，“唰唰唰”地割草。

天亮时，我们兄弟三人背着高高的草，往家走。

远远近近，村里的老娘们、小媳妇对着我们指指画画，交头接耳。

吃饭时，二姐说：“过完暑假，四换就上中学了，到二十中吧。”

我头也没抬。

“大姐、大姐夫打算从张家口搬到包头，正忙调动的事儿呢，到时候，可以照顾四换。”

“我不想去。”我说。

“为啥？”二哥放下手里的碗，碗边缺了一块。

“四换，没事儿。”三哥边吃边说，“个子小，没关系，三哥知道你的心思。三哥个子也小，那又怎样？再说，城里就没有小个子了？”

“不是因为这。”

“那为啥？”母亲说，“书一定得读，不读书就是睁眼瞎，千万要不得。”

那时，二哥已经在二十中上学。

“有二哥在呢，二哥罩着你。”

“我不去。在村里上初中，不一样么。”我说。

二姐看着我。

“再说，二姐，你在学校当老师，还是在村里上方便。”我说。

三哥像是很了解我，“四换，我知道，你因为个子矮，瞧不起自己”。

“我没有！”

“没事儿，四换，有二哥在，谁敢欺负你，揍死他！”

母亲赶忙拦住二哥，不让他再说。

“甭怕。”二哥说，“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。”

“没错，四换，你好好上学。你爱念书，别丢了功课，我是不想上了。”三哥说。

二姐说：“都上，能上多久上多久。”

我噘着嘴，一声不吭。

“没事儿。”二哥说，“穷是暂时的，二哥我能挣大钱，放心。”

“别搞投机倒把，听见没？”母亲看看院里，悄声嘱咐，说完，戴上顶针，继续给我们纳鞋底。

2

包头二十中据说是早年日本人盖的老校，曾用作战地医院。

第一次上学，我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到处都响的破自行车。

“嗨，快看啊，来了个矮子。”一个城里男孩说，“看啊，穿得像叫花子。”

他是我班里的。

一进教室，女生们看我的表情也像看马戏，仿佛我是一个小丑。

“呵呵。”有女生窃窃私语，看着我笑。

“骑着个烂车子。”那城里男孩居高临下，俯视我。

“包钢，哈哈，你俩站在一起，像是个成语。”一个嘴唇薄薄、嘴巴很快的女生对他说。

“说啊，啥成语？”包钢很得意，使劲跺起脚。

“高山仰止。”那女生说，说完忍不住笑，哈哈的。

其他男生女生交头接耳：“真形象啊。”

“小子，”包钢瞪着我，说，“哪儿的？”

“你叫谁是小子？”我也有点生气。

他脸上挂不住，腾地红了下。

“你哪儿的？”他说，语气缓和了很多。

“南海子村。”

他像被针扎了一样，喊：“我说呢，真是农哥们！”

同学们又笑。

包钢觉得还不够，俯下身，像狗一样，闻了闻，鼻子皱了皱：“什么味道？”

然后装作中枪倒下的样子，边上立刻有人上前，假装搀扶。

“臭死了，你他妈的三年没洗澡了吧！”

这时，老师夹着教案进来。

“包钢！”老师愤怒地推了推黑色眼镜框。

同学们蝗虫一样地飞散了。

放学回家，我一直低头骑车。

路上，拖拉机、自行车和摩托车从我身边驶过，我毫无知觉。

吃饭时，二姐看着我，问：“四换，咋了啊？”

我狠狠吃了口饭，噘着嘴：“我不想在二十中了。”

“他妈的，有人欺负你？”二哥放下碗，站起来，“说，是谁，哥替你出气。在二十中，还有敢欺负我弟的，打断他腿！”

我说：“没事儿，同学对我挺好的。”

二哥又坐下了，打量着我。

怕他们再问，我说：“行了，我还去二十中上学。”

因为个子小，和男同学打球的时候，我总吃亏。再一个，我从没摸过篮球，所以，篮球像只野兔，蹦来跳去，总也抓不到，惹得女生们哈哈大笑。包钢他们似乎和篮球长在了一起，带球、过人、上篮一气呵成。那些细高挑的漂亮女孩一个个都成了他们的女朋友。